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五至四十七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校對官學正臣吳垣

謄録監生臣劉埴

謄録監生臣陸㫤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五

宋　趙汝愚　編

天道門

災異九

上徽宗論建火星觀以禳赤氣　　任伯雨

臣聞天人之交不啻影響災祥之來必有象類故格王

先正厥事而聖人惟能畏天嘗聞修德以弭災未有因祈禳而消變六經所載百世可知臣風聞近日内臣打量太一宫側欲建火星觀以禳赤氣之異臣始聞之深所不信亦既累日傳者益衆臣為諫官當救其源聞雖未詳敢不先事犬馬之心懷不能已竊以陛下躬道德生知之資膺天人共與之運然即位以來災異屢降蓋天之於人君猶父之於其子愛之深則教之至數有災異或者欲陛下戒懼以謹厥初皦陛下固宜小心修德

克巳正事謹按洪範以五事配五福而說者謂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則有赤祥陛下當益廣聰明判别賢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察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異之象轉為休祥昔太戊有桑楮之祆高宗有雊雉之異皆能寅畏克正厥事成中興之功延過歷之年盖未聞勞人費財留心土木也若使修德之效不及祈禳則聖人六經何獨不載又若祈禳有感修德不應則無私上天乃可私禱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豈屬

民以求報哉陛下必若建此臣竊妄計其費不下百萬矣陛下取之有司耶則帑藏空虛經費不足取之有司必且不辦取之內庭耶則括刷內庭亦已廹矣河北一路物貴人饑前年至今流移滿道朝廷熟視無力可救與其捐所急以事無用孰若緩所用以恤所急如此則所費有名所惠成德人人鼔舞天下相慶皆以陛下損已便民道光前古人心悅而天意得矣赤氣之異豈不轉而為祥哉臣伏願陛下逺稽格王仰測天意畏之以

心謹之於事不泥世俗之論罷去祈禳之役則人情自孚上穹昭荅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上

上徽宗論月暈圍昴畢　任伯雨

臣先曾論湟州事乞陛下俯稽衆議早定棄守之策又曾論赤氣事乞陛下仰推天變豫防夷狄竊發之虞天道幽遠理難取必方此恐懼以俟妄言之罪乃今月初八日夜伏見月暈圍畢昴謹按漢志曰畢昴天街也其北為胡其南為漢而參為趙魏之郊昔漢高帝七年月

暈參畢遂有平城之圍以此觀之象不虛示必有可考
夫以陛下躬堯舜之資乘千載之運小心順帝動無過
舉而天象屢變其故何也盖天心深憂陛下欲陛下畏
懼修省先事為備故變之來併在數月推考衆類皆為
兵應雖非諄諄理不虛示臣謹為陛下先論湟州次論
陜西五路終論河北畧具畫一如後
一湟鄯一州唃勒斯賫地唃氏世効忠順有功朝廷為
國家與國在真宗時繼遷為寇唃氏之兵牽制卒

使兵敗困於六谷朝廷以其功大封武威郡王及康定寶元元昊不順又常出兵以助中國仁宗再封武威王自是凡有夏賊之虞唃氏必為中國之助朝廷所以無熈河陜西之憂者以唃氏為藩籬也前年因瞎征竊據失國出走王贍胡宗回乘彼之亂妄稱納土殺降攘貨自去藩屏覆軍殺將失信夷狄朝廷一切不治其罪既已棄鄯湟獨尚留不惟孤絶地不可耕餽糧艱阻勢難獨守亦恐唃

氏銜怨結連夏賊或勢力微弱為所并自此西方吐蕃諸族必盡服屬夏賊益彊國家邊面益廣由成文龍直抵蜀道悉隣西賊之境蓋不啻五千餘里其為國家之患豈特一州之地陜西歲失買馬之利而已哉臣願陛下更詳前後臣庶所論湟州棄守利害如不可守先下手詔選命邊帥一員令於境上召輿揚斡與大小隴贊等喻以前年邊臣生事非朝廷本意斬王瞻於境上黜宗回於遠方

還其湟州擇所當立之酋責以如祖宗以來世守忠順則費財遠守自開邊面之虞庶幾息矣今不早定去取設若力屈不守覆軍殺將挫損國威又欲如前年置而不問耶昔瀘州邊事韓存寶止以不即追乞弟神宗命斬於邊上王贍之罪蓋不止百倍於存寶故必斬首始足以息邊人之宼憤矣

一臣聞往者朝廷許於諸路進築人人務深入虜界多築堡砦以希功賞故不復計勢之險易地之遠

近守之可否兵廣財屈為國瘡痍捨可守之疆城不毛之地規難臣之虜喪既練之師且夷狄之性貪而怙亂侵其土地彼已不分建立城砦又非所欲今日納欵特以力困耳彼其為心亦豈不一日思有逞哉遠不過三五年近不出一二歲天時人事必有邊警且關中歲歉貴已六年矣去年雖豐物價至今猶倍于平日不獨糧食殫窘加以財用匱竭官員俸給累月無支諸軍料錢往往併月平居

如此萬一有事無以應副財竭兵亂理有必至臣
願陛下特下手詔嚴敕諸路帥臣俾其各畫地圖
指陳攻守之策蓋新築城砦僅全舊有堡砦漸廢
欲新舊並守則財力不支欲捨舊守新則饋運滋
遠地理滋遠則罅隙必多罅隙既多則救應必難
萬一寇至虜衆限隔内外睽阻首尾不應則堡砦遠
者不特無益適足為患故臣願陛下敕帥臣新舊
堡砦何者為可守何者為可廢何者可以兼存何

者可以兼罷俾之直論不得觀望成敗之際嚴立刑賞然後下兩府大臣公共參議萬一異議俾任其責如漢武之責王恢自然不敢逞其私意矣昔仁宗嘗御龍圖天章閣以西方多故將帥不得人令具數以對況今日邊事之重大臣於此可以悉心公論矣

一臣聞前日河北水災居民流移自永靜以北居民所存三四自滄州以北所存一二其他郡大率類

此千里蕭條間無人煙去年雖豐無人耕種所收苗稼十不一二河北朝廷根本密邇彊敵居民流散倉廩空虛城郭不修甲兵不利萬一有警何以為計今朝廷雖行鬻爵以佐用度縱使多鬻所得有幾又地土不耕收穫至寡雖鬻爵入粟勢豈贏餘取之本路無由仰足臣願陛下力節浮費痛減用度廢内帑之積募人漕東南之粟誘民歸業課農力耕密敕監司牧守繕器械修城壘揀選將領

訓齊卒伍雖為無虞常若有待盖赤氣之起月暈所主趙魏之郊不可無備此天象之變可質而知也又聞前年水災流民有入北界者幽薊之間往往刺之為軍中國虛實彼固知矣北主老病比年轉甚嗣子鷙猛性頗好戰譎詐為心難以信結萬一乘我無備有所趍狙則國家預備之策安可緩哉此人事可質而知也昔真宗嘗謂輔臣設險興功守邊之利尚漸為之害莫大焉祖宗之事足以

為法矣國家太平百五十年財用彫竭無甚今日昔仁宗積之數十年而神宗用之哲宗積之十餘年而紹聖耗之陛下適承彫耗之後遠無熙寧之富庶近無紹聖之蓄積去年哲宗山陵甫畢今日太后園陵又作既建西宫又饗明堂支用之廣不可勝計陛下方事節儉痛加約損經費常用尚恐不足以此事勢豈宜更有邊事伏願聖慈留神采覽更俾二府大臣公共論議毋使偷安以幸無事

臣孤賤謭才誤蒙陛下擢置言路小大之事知無不言出於愛君不暇他恤惓惓之心不勝千萬

貼黄臣伏以今日西人雖已欵塞湟州雖已固守萬一忽有邊警不知朝廷指準何處錢物應副乞令二府預議國家湟州歲費三百萬貫不知自得湟州已因事發怒刺數千人為兵更乞朝廷密賜審察虛實不可不慮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上時為右正言

上徽宗論日食赤氣之異　曾肇

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初首罷後苑工巧之技放免京城末作之人數百家使得衣食其業又罷皇城司探報公事以省刑獄滋彰之敝又罷遠方收買明珠翠羽之類宫室服玩淫侈過甚者屏而弗御數日之間内外歡呼震動都邑既又振拔滯淹申理無告流放竄逐皆得生還增耳目之官以廣視聽下不諱之詔以開言路仁心仁聞洋溢方外遠夷聞風咸知敬慕宜其上應天心和氣充塞災害消弭符瑞日臻而乃連年日食皆在正陽

之月今歲正旦赤氣亘天變不虚生必有所自意者陛下簡儉清靜之化或衰於前而宫室服玩之侈聲色技巧之好或萌於心歟抑刑獄滋彰之敝復生而閭里有不安者歟不然則朝廷上下忠邪賢不肖未辨而政令賞罰有未當歟抑左右前後有阿諛壅蔽切弄威福之人而四方萬里銜宽失職之民有不得伸者歟此宜陛下反復循察一日三省萬一有纖毫之失固當痛自克責改過不吝使皆無之猶須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

其所不聞博延忠良使之交儆庶以荅塞天變轉災爲

祥至於備邊鄙之虞防奸宄之發在於今日皆不可緩

然蕭墻之内則所當先未有腹心和而四支有疾朝廷

正而四逺不治者也在昔太戊以桑楮武丁以雊雉中

興商邦宣王以旱菑中興周室天人相與之際敏於影

響災異之來未必不為福也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人

君欲止其亂廼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

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推此言之今日之變

豈非天意欲以覺悟陛下增益聖德以為宗廟社稷無疆之福哉此誠陛下正心誠意恐懼修省之時也若夫避殿損膳寛宥縲繫此特歷世相承以為文爾非應天之實也惟陛下不以臣言為狂妄深思而力行之天下幸甚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徽宗荅詔論彗星四事　毛注

大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詔曰朕以寡眛獲奉宗廟顧德弗類不足以仰當天心彗出東方玆為大異永思厥咎朕甚懼焉自五月十八日避正殿損常膳許在京任職

侍從官直言朝政缺失朕虚
心以改庶以迎休嘉之應焉
臣恭覩陛下恐懼修省小心翼翼雖夏后之謹天戒周
王之畏天威不能過也以陛下憂勞若此臣誤任言責
未知所以殊身之地遂不自揆仰瀆天聽敢罄區區之
愚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惟善政修於下則天心應於
上如文飾浮言非敢上進謹列政事之為當今急務者
四冐眛以聞一曰省邊事二曰足財用三曰收士心四
曰禁技巧古人備邊之策不過來則禦去則守以謂得

地不足以耕得人不足以用近年以來邊臣貪功生事不顧朝廷之利害惟僥倖一時之苟得昔所入貢者今必城為郡縣昔所羈縻者今盡納其土疆進築之勞轉輸之擾殫内地之金帛以事窮荒不可計之費士卒傷殞不可勝數而官吏冒賞莫知等級今黔南已有處分如夔路新邊之役宜在裁省廟堂謀謨當亦先定此省邊事宜在所先也天下財匱無甚於今日方平居無事之時官軍俸廪多或不給或倉卒以備不虞則計將安

出執政大臣恬不為慮此臣所未諭也臣謂運鹽昔主於漕計以助歲給今則移於他司則漕計如之何而不匱常平昔積於郡縣以備凶荒今則直便而盡輸於京師則緩急以何移用鈔法不更則邊儲糴入終莫能平其價臣願陛下亟詔二三大臣選知財用之官盡講復元豐舊制若利柄昔主於漕司錢物昔積於州縣者宜悉還復罷科買之擾蠲不急之貢使外計稍足則朝廷泰然亡憂矣古人禱雨有以士失職爲辭蓋天之視聽

在民而士特為民之秀士或失職宜其有招於天譴也陛下修崇學校逈絶前古慮士有三年之淹而歲為之貢可謂盡善盡美士生斯時實為千載之遇宜失職非所患者然學校養士州有常額則額外之士無復預教養矣天下州郡士人之多者有至三五千人預教養者惟四之一歲之入貢多不過三四十人少止三五人補闕以備數者歲惟止此則自餘無可進之地其失職疑已甚矣如留貢餘三二分暫存科舉以待學外之士則

士心翕然有歸而終不為棄物和氣可襲而至是亦應天之一也古人以用漆器為之力諫者葢防工技淫巧之漸也近年以來更增造作置局累年後苑工匠亦無虛日以至花石綱舡綿亘不絶作局則所需百出數郡為之騷擾花石則虛張事勢一路莫敢誰何驅廹保伍牽挽舟舡道路怨歎有傷和氣伏蒙已降睿旨造作罷局花石停運臣慮監作董造之官利於自私夤縁奏請尚或循舊臣願陛下斷以必行速賜禁止敢有違詔重

行放黜以至後苑工匠製作與京城土木營造有不急之務者並宜權暫住罷惡勞喜逸人情之常抑末敦本亦聖政之所先人心悅則天意解矣臣夙夜自勵思所以圖稱任使之萬一而智識淺暗終莫能深達政事之原惟陛下赦其狂而加擇焉大觀四年五月上時為侍御史

上徽宗論水災　李綱

臣伏覩陛下以積水暴集淹浸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處分遣官吏固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

勞曲盡防患之理然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遠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為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已以宗廟社稷之靈惟雉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淹浸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羣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鈌然未聞臣竊恠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

之因災害非易禦必有消去之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在庭之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驅策施行其說因衆智恊衆力濟危圖安上以荅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輙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閤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裨聖意之萬

宣和元年六月
上時為起居郎

上徽宗論水災係第二狀

李綱

臣近嘗奏請以水潦為患乞賜燕間敷陳利害今月十四日崇政殿侍立閤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居家待罪不敢供職聖恩寬厚未奉誅責日夕惴恐跼蹐無地伏念臣愚惷謏聞孤立寡與惟知仰事陛下以國家為心比見積水暴集逼邇都城私憂過計輙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觸盛意犯隆旨自干雷霆之威死有

餘罪自非陛下恕其愚直天地父母矜而憐之誰復為臣言者竊以水旱之災雖堯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為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博詢衆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疇咨之言湯於旱既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轉災以為福易沴以為和此古聖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於倉猝人心惶懼遠邇震驚仰賴宗社之靈陛下睿筭之審屢降御筆處分疏導通駛已漸退落雖畿甸旁近皆罹其災而都城無虞人意漸定然臣

竊以謂水災既退之後朝廷未可以為無事正宜謀究利害增其固防寅念天戒益以修省不可忽也臣愚戇不揆輙復妄發昧死上便宜六事一曰治其源二曰弱其勢三曰固河防四曰恤民隱五曰省煩費六曰廣儲蓄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恭惟國家卜世定鼎建都大梁平原沃野彌望千里非有高山峻嶺為之險阻而都城以西京索交流陂澤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雨淹不能吞納則決溢東注俯灌都城其勢然也為今之

計莫若相視陂塘疏導京索增卑培薄固以隄防節以斗門旱則水有所泄雖經霖雨其勢不得接連城下可以為萬世之利此則治其源之策也臣觀自昔善捍水患者必為長隄以制其衝其意以為以數仞之城而拒方至之水風濤之所鼓薄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其怒勢然後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浩若江湖東抵汴岸南阻新隄雖停蓄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隄以為之阻也由隄而行散漫湍激至都

城之南則徑抵護龍河者無隄以為之阻也為今之計莫若距城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繚以長隄使雖有積水決溢之患循隄四瀉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急此則弱其勢之策也國家都汴處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為固者埽岸堅而法制嚴也比年以來玩習茍簡護衛之卒散於抽差備禦之儲耗於轉易河嚙隄防日朘月削恬不加恤如廣武埽其距清汴纔百餘步去東危亦屢矣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夏秋之交乘霖雨湍暴之勢

果能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猶可驚駭況大河之勢可不為之深慮哉臣愚顧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回清汴使與大河相遠仍詔有司遵守法制存留兵卒儲積材用敢有抽差轉易者必正典刑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茲積水之來衝白沙蕩中牟迫都城散漫畿甸之邑淹浸屋廬漂溺民畜損傷苗稼不可以計數令又決其南以注於陳蔡之郊決其北以注於相衛之境疏汴渠之下流於陳留則數千里之內悉被其患

矣陛下惻怛憂勞降詔拯濟德意甚厚臣猶竊慮州縣監司未能悉意奉行也願詔諸路應災傷地分今年秋租並與蠲免水過之後安集民居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以副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臣切惟去歲江淮泛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陛下聖慈以六路上供米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州縣蕭條帑廩匱乏迨今未復今纔甸旁近又有積水之患矣何以堪之臣愚願陛下斷自淵衷凡營繕工役花石綱

運有可省者權令減罷數年之間民力漸復國用以足然後惟陛下之所命且裕民豐財莫此為大臣所謂罷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必有三年之蓄二十七年必有九年之蓄然後無旱乾水溢之患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為太平治之至也祖宗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千萬計所以為兵民之備宗社之本也比年以來工役浸多仰食者衆歲以侵耗遂至殫竭今國計所仰者獨東南六路轉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旱歲

額不登將胡以自給靜以思之可為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裁蚕食者幸歲豐登自朝廷多降糴本委疆幹官吏廣行收糴别項上供以充封樁之數歲歲一如祖宗舊額而後止此朝廷之所優為何不留意而獨為此懔懔也養兵足國莫是為急臣所謂廣國計之儲者此也凡此六者皆當今之要務顧臣智識淺陋文字荒疎言不足以達意惟陛下財擇下臣章宰執議其可否如可採録望施行臣比者嘗獻愚計伏蒙聖慈寛假未

賜鈇鉞之誅輒復自竭冐昧天聽庶幾芻蕘之言有補

萬一仰報盛徳

貼黄臣伏以水患暴至失於隄防憑陵都邑久未退息厥異甚大誠不可忽伏望陛下畏天戒固民心收士用嚴守衛以弭寧災害大慰天下之望避殿損膳告於天地宗廟社稷所以畏天戒也法禹湯之罪己以詔萬方親御六龍率羣臣負土石以先士卒所以固民心也誅治水之不勝任者以正

典刑擇材智而驅策之與共患難所以收士用也

轂營繕花石之不急者併卒伍而部分之以備不

虞所以嚴守衛也四者既具又在陛下修省中之

誠感動天心如此而災害不弭和氣不臻未之聞

也臣不勝惓惓盡死節唯陛下裁察

貼黄臣區區之誠以謂暴水之災理不虛發在廷

之臣瘖默取容無肯奏知陛下以克謹天地告戒

之意者不勝憤懣嘗罄狂愚冒瀆聖聽今又不能

自己輒復妄發伏望陛下察臣之心少賜寛假無使忠義之士鉗口結舌視臣為戒天下不勝幸甚

宣和元年上靖康元年徽宗幸東南欽宗遣綱奉迎因奏對言臣昨任左史論都城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止為今日兵革攻圍之兆大抵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動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至者耳所以聖人觀變于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無危亂之憂也徽宗以為然

上欽宗論陰盛　　陳公輔

臣聞陰盛則陽衰陰消則陽長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四

月純陽用事陰氣退聽之時又陛下誕生之月宜乎陽
德方升昭明盛大陰所不能掩者自數日來天氣清寒
日色微薄濃雲不開霪雨繼作其故何哉蓋陰有以蔽
之也臣嘗原其所由謂夷狄之彊耶然前日賊兵在外
圍迫京城而日景晏温清明自若今既欲講和好稍稍
遁去恐咎不在夷狄也謂女謁之盛耶然陛下即位不
邇聲色後宫嬪御不過三二百人亦無位號隆重者此
中外所共知恐咎不在女謁也以臣料之奸邪去之未

盡而大臣不和百司茍玩皆陰盛之象此不可不知也自崇觀以來諛臣佞士務為夸滛之説媚悦人主未嘗有敢言災異者往往以臘月雷為瑞雷三月雪為瑞雪拜表稱賀作詩詠讚者有之矣夫災祥咎異雖治世不免此天所以警懼人君欲其修德以銷天變也豈可諱而不言哉臣今日區區首論及此蓋不敢復效諛佞之徒以欺陛下聰明也臣聞蔡京王黼童貫朱勔數輩其為奸邪有不可勝言者天下之民思食其肉今雖各曽

行遣然或處善地或全腰領其子孫親戚尚有未曾盡行竄殛田宅物產尚有未盡行籍没若是豈非姦邪去之未盡耶陛下謙虛退託以待臣寮而宰執忿爭上前無所畏避或詆毁同列或中傷善良豈非大臣不和耶陛下勤儉祗恪留心萬幾羣臣尚仍舊態不能服勤職事至有人主暇日猶御便殿引對臣下而百官有司却作休務豈非百司苟玩耶臣願陛下將蔡京王黼童貫朱勔等數輩重行誅戮其子孫親戚並當流竄田宅物

產並當籍沒以快天下之心則四海歡欣鼓舞自足以召和氣而陰霪寒濕之咎無有不殄矣然後下臣此章告諭大臣各務協心盡力以輔贊聖明絶其私心平其宿憾而百司庶府亦當察其奸邪怠惰不切奉公者特與懲戒如此則不至於君弱臣強君勞臣逸足以使陽德昭升陰氣消伏矣然此雖小變未足深憂臣必以是為言恐陛下忽此而不以為戒也又況蠶麥適時若陰雨不止不能無損亦不可不謂之災伏惟陛下少留神

焉臣不勝幸甚 靖康元年上時為左司諫

上欽宗論彗星

呂好問

靖康元年八月詔曰朕獲承宗廟託於士民之上嗣位旬日敵人犯順乃至郊甸迨今三時邊鄙未寧調發轉餉勤動四方惟德不類無以仰當天心日夜祗懼每御便坐布臨正衙凡所以自奉者務從貶損至於常膳百品減去七十放遣宮女凡六十餘人未嘗輙奏音樂備置臺諫廣通言路公卑上疏乙夜躬覽庶幾少自警戒而日者彗出東北方考之前載是為大異畏天之威弗敢寧處念將循舉故事而率皆已行深懼虛文不能應譴告之實熟復再四意朕之不明元元愁痛無聊者衆是用求

民之疾苦者皆行條具除苛解嬈冀以感召和氣以格休應咨爾卿士其體朕意毋忽

臣聞民間多言近日彗出寅位臣雖未嘗親覩要之天垂象所以示警戒於下也彗者除舊布新之謂若能恐懼修德改革弊政退斥小人引用君子不惟可以弭災變轉禍為福亦在於此矣昨崇寧大觀間彗星兩見太上皇恐懼改革之意見於當時詔令赦文可覆視也然而羣小滿朝閹宦內助正人終不得用政事終不得改

蔡京大惡也逐之未久而復名況肯逐小惡者乎張商
英未為甚賢也用之未久而已貶況肯用大賢乎黨籍
雖毀而禁錮益牢言路雖開而箝塞益急罷諫官虛講
筵使太上皇不聞身之過差不念古之治亂是以天意
震怒犬戎深寇黎庶驚惶遂傳位陛下陛下亦念之乎
臣竊思之陛下即位以來躬行節儉視民如傷非有過
咎形於多方而天變復見者陛下欲行善政多為左右
鐫改盖令所用之人乃昔日之人也所施之政猶昔日

之政也名為進用賢者而賢者之言未得盡行名為踈遠小人而小人之欲率皆如志又况隂害正道顯倡邪論欲復祖宗百年之成法而至今未能復欲去蔡京紹述之姦說而至今未能去致使陛下仁政不得施於朝廷仁澤不得流於寰宇故上天昭告如是以此見天之愛陛下之深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幸陛下體天之意除舊布新以正其事則天下之願望陛下留意靖康元年

八月上時為

御史中丞

上欽宗論彗星　　王襄

臣伏讀八月三日星文責躬詔書節文念將循舉故事而率皆已行深懼虛文不能應譴告之實臣愚無識竊所未諭臣聞天子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皇天之愛聖主如慈父之愛賢子凡有譴見不虛發意者欲警悟陛下而增益其所未至者乎臣伏思陛下即位以來綿歷三時天下之民戴目傾耳如旱苗之得甘澤餓夫之望美食雖祖宗法度日形於詔旨而京貫規模未改於

章程詔旨以謂循舉故事率皆已行臣恐皇天昭昭在
上有所未孚也京貫用事二十餘年京變法度於內貫
壞邊鄙於外王黼益之以至於今日今日之法度非祖
宗之法度亦非熈豐之法度乃蔡京之規模也今日之
邊鄙非祖宗之邊鄙亦非熈豐之邊鄙乃童貫之施設
也陛下守蔡京之規模而不改遵童貫之施設而不除
在廷之臣懷畏避而不敢輕言踈遠之人希榮利而不
敢輙議而欲致休祥召和氣豈易能哉蔡京為相恣為

紛更祖宗熈豐之法無一事不遭變改者凡所變改者未有不為害者也若悉舉而具陳之雖窮年閲月有所未徧況於尺牘之間而能盡其萬分臣願試以今日之急務國家之大政四事言之夫養兵之制祖宗所以威天下者也東南運漕宣武因之以為帝都者也財用之出所恃以為國者也陜西五路今日以為根本者也臣聞五代不綱兵疲將弱凡一遇敵無不奔潰故五十年間離亂相尋周世宗自斬宿將樊愛能等知藝祖神武

俾治軍政藝祖悉汰老弱坐食之人選練精鋭無前之衆當時中原不過數十州禁旅之卒不過數萬人六七年閒南取淮南北定三關謳歌者有歸遂有天下因襲前代之迹建京師於平土以謂非重兵不足以制四海也故皇城之内有諸班之兵京城之内有禁衛之兵京城之外列營猶數十里中夜則造朝入則奔趨營居西者必給東倉之米以遠其途負糧兩石不得僱代以閲其力諸班娶妻則太祖引視之諸軍支糧則太祖臨幸

之諸班之妻盡取女子之長者欲其子孫魁傑世為禁衛而不絶也太祖嘗謂雖京師有警皇城之内已有精兵數萬况天下乎其養之教之親之愛之然後嚴治以整齊之厚賞以激勸之加之深思遠慮為後世子孫無窮之計至於府界諸邑輔郡縣鎮但係何路易致糧餉者無不屯兵三數千人重内制外如此其周密也及王安石為相思復三代民兵故創教保甲而潛消禁旅臣元豐間往來京師道中京南自延嘉以北廢營壞壘三

十餘里當時禁衛精兵不知幾千萬人也其後蔡京枉費軍儲闕乏衣糧不充則教閱之法弛人無顧惜則姑息之心生故弱者鬻食於市强者負擔於路髙俅壞之於内童貫斃之於外數十年間不知其銷折幾何人皇城諸班之地今為殿閣池臺矣京城殿營之地今為苑籞甲第矣郡縣之民佃空營地以自給者盖千百計富室大家尚養健僕數輩以待暴客陛下以萬乘之尊威懾四海而皇城之内無諸班以宿衛京城之中少禁旅

以鎮守近畿輔郡兵將備禦殆同戲事一有邊警則遠追閩越之人盡舉淮浙之衆此輩飲食異好風土異宜往來萬里載罹寒暑雖未遇敵而疾病勞僨者十巳四五萬一南方鼠竊狗偷如異日之警則何以待之借使無警全然得歸萬里之人豈可再致是動天下之兵而困天下之衆也此臣畧言養兵非祖宗之法者也臣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古帝王之都皆可考矣惟宣武之為都獨自朱梁而始晉天福未就糧而遷焉祖宗以

謂非重兵不足以制天下也故宿重兵以制之以重兵非漕運不足以給餉也故仰東南之運以養之東南運漕取於六路年額六百餘萬石其資以為本者三舡也倉也鹽也造舡之法六路之舡以供江外之綱淮南之舡以供入汴之綱常六千隻以六千船運六百萬石則一舟之運歲常千石人舡之力有餘故不勞而能辦其後漸廢至章惇為相舡祇四千而撥東河之舡運西河之石每一大石升舡一舟輙壞比及運畢壞者過半蔡

京更改法度廢為直達此舡法壞也祖宗置真揚泗倉名曰轉般六路綱運冬月不止江水低下運河髙淺冬月潮小水不登應則閉閘而不通故真州置倉以卸之潮大放閘則揚泗以次卸之六路未至則發運司收糴儲於倉中加息充代而責其直汴綱六千又近者而運之故一年嵗課應期而數倉木鉅萬皆美材也京悉取之以供京師之營造中間雖復興起曽不足以庇風雨而發運司糴本又盡於無益之求矣此倉法之壞也臣

竊觀蔡京之姦謀困民之大害無甚於鹽法者祖宗河北之鹽不榷以利河北之民河東自置鹽監以便河東南收稅上供委鹽六路以暗為六百萬石之本又發運司因之以制諸綱優重賞罰焉故三邊充足不資朝廷之應副東南運漕常足六百萬石之歲額蔡京欲取善治財物之功且以供無益之費也故盡取鹽利歸之中都祖宗飛錢於三邊蔡京收利於摧貨故中都豈足而三邊匱矣西北之糧由是而空西北之兵由是而不繕

治而河北之民驅其車牛役其人丁般輦鹽貨不得耕織者不知其破幾千百家天下縣鎮趨賞避罪廵門散鹽以及茶礬吏緣誅求騷擾百出者殆不可勝言況又六路轉運司直供運漕之歲額取之於民今亦罄矣天下章疏鉅萬山積其閒果無一人言及此者豈非國家邊事未息尚資鹽利以為用未敢遽言之哉然而祖宗熈豐之時以至建中靖國之初當時未収鹽利也國用緣何而足府庫緣何而充豈非祖宗之經入法度有所

未復冗員浮費有所未減於今日者講求興復之裁省抑免之以代鹽利可也必欲守鹽法不變而求東南運漕如祖宗之盛運漕不繼而求内外兵馬如祖宗之强臣恐未可以歲月冀此臣畧言運漕非祖宗之法者也祖宗之時外置轉運司以漕一路之賦内置三司使以總天下之財委任而責其成功耳神宗皇帝聖文神武將大有為用財有式節財有政始分天下之財以為二司轉運司獨用民常賦與州縣酒稅之課其餘財利悉

收於常平司掌其發斂儲之以待非常之用罷三司而為户部轉運之財則左曹隸焉常平之財則右曹隸焉當是時雖一鎮一縣無不貫朽粟陳者及蔡京用事舉天下之財而盡用諸路漕臣靡然從風本路無以周給而進羡餘百姓常税不納而急横賦諸縣歳終無以塞責則令民取常平錢斛轉易而為二税州郡視之而不敢禁常平知之而不敢効上下蒙蔽以姑息苟且取急於一時貪汚之吏竄名詭冒猾胥頑民亦中分而有之

斂取之時辭訴紛委常平之政殆將廢矣常平之財殆將竭矣雖欲求明健之吏為振舉之職天下詭冒之獄不勝其推治也天下請納之民不勝其追逮也州縣官吏不勝其誅罰也編户民財不勝其斂取也如此則常平之政雖云不廢而其實廢常平之財雖云未竭而其實竭天下貨財不知其失陷者幾千萬億尚何區區於青苗助役是非利害之辨此臣略言財用非祖宗熈豐之法者也陜西秦鳳路祖宗開拓鞏州矣熈豐之時又

關熈河蘭會州以為熈河路阻河為界設為三關平土豐草可以耕牧甚美功也神宗皇帝時有獻青唐之策者神宗以為國家之外廐而不取也神宗皇帝得疊宕等州盡空三百里地而漢蕃兩不居之也蓋青唐之馬最良而蕃食肉酥必得蜀茶而後生故熈豐時置茶馬司大率以茶一籠計費三千而易百千之馬歲以蜀茶易馬二萬匹以三十年為率則國用馬常四十萬矣中國之兵安得不強夷狄之勢安得不弱自湟鄯廓州之

入中朝而茶司之本又盡於市珠玉國馬至今葢無幾矣神宗皇帝之不建疉宕等州豈不以城之無利守之實難又且以賜忠順之蕃使耕牧於其間也疉宕之地既皆不毛而湟鄯諸州萬山埇瘠殆非人跡之所涉童貫仰國家之財悉兵民之力收復三州增築城寨又於熈豐所空之地建城而自以為功分屯兵將轉輸糧食夫弓箭手民兵五路之根本也每差戍守一月一易則必人市頭口負乾糧器械所需之物而趨馬路逢蕃寇

則多致殺掠或得戍滿三數月間又當復往如此勞費

無有已時而熈河包氏之兵最為忠順神宗皇帝特寵

異之心一不滿勢必不為吾用此熈河之兵所以寡弱

而不振四路之兵恐亦復然今之士夫見邊兵之凋弊

則以謂未必勝於東兵見西馬之病瘠則以謂未必及

於東馬蓋不見其强盛之時而獨見其衰弊之後耳陝

西之財百萬為率常以七十萬獨供熈河而以三十萬

供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永興軍路也熈河之財十常七

八以供新邊之費則是童貫之新邊常困竭陜西之諸路陜西之諸路常煩朝廷之應副而貽患於天下之諸路矣自宣武之為京師恃河北河東陜西以為根本故祖宗之時優恤河北民則不横賦兵則不出戍鹽則不拘搉也自蔡京竭其財搉其鹽困其民疲其兵加以中閒盜賊之蜂起今嵗邊事之未寧河東河北之民方仰朝廷之援救不足恃之以為强而陜西兵將尚為朝廷緩急之用則陜西之為根本明矣陛下安得不顧惜其

根本而封殖之臣料廷臣慮非不及於此自見兩責黨人棄地之罪畏懼常瞻前却顧而不敢言耳此臣略言邊防非祖宗之法度者也臣願陛下考復臣言而詳思之則陛下今日政事果悉舉祖宗之故事乎果因循京貫之規模乎京貫之惡天下無不欲殺之者盖以其蠧賊生靈蠧害國家以至於今日也借使京之鹽法不改貫尚有功於國行之數十年而不可易臣恐其大不然矣雖然常平之政不可廢在修弊起廢處之以中制新

邊之地不可棄在因事制宜轉敗而為成若夫養兵之制運漕之法又在謹審而力行之夫祖宗之法犬牙相制不可偏廢也如論養兵則干運漕如論運漕則干鹽法如論財賦則干常平如論邊防則干茶馬千條萬目豈易遽言廟堂之股肱朝廷之肺腑必有奇材大略能為陛下處之者非臣疎遠之敢竊議也昔仲山甫周之賢相耳詩人歌詠其功德以謂愛莫助之况聖君巍巍在上恭儉寅畏宵旰焦勞減珍味者七十品放宮女者

六十人常御便坐不奏音樂雖堯舜茅茨土階夏禹卑宮菲食不是過也而臨御三時治功未進豈非有合周雅愛莫助之者乎恭惟陛下以繼體守文之時應創業垂統之運當以太祖之神武英斷戡定禍亂仁宗之仁慈納諫安養蒼生神宗之聰明剛健修舉百度不可優游退託日復一日以緩事機也天下之事已遲三時矣昔禹惜寸陰況當救焚援溺之時而可以坐閱二十七旬乎且自古君臣必有道合德契披肝膽以相照雖骨

肉之親不可間也故商高宗以傅說為旱歲之雨劉先主以諸葛亮為如魚得水盖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書傳所載少有能兼將相之任者漢高祖相蕭何而將韓信則西楚不足滅矣然薦韓信者蕭何也唐太宗相房杜而將英衛則天下不足平矣然濟英衛者房杜也陛下體此以觀之則將相之任定將相之任定則廟堂敢措議於軍旅將帥得注意於功名廟堂之上運用天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若杜黄裳之平西蜀李德裕之平

河北指縱發策不離於樽爼而兩路平令朝廷人材豈無杜黃裳李德裕輩至於條令之未便官吏之貪污斂求之違法奉行之未善此皆毛舉小小監司郡守片言可除之弊何足以多繫聖慮哉臣年力衰病待盡朝夕祈欲一言而首丘耳干冒冕旒惟陛下留神靖康元年九月

上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五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六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宰執上

上太宗薦張齊賢可任為相　趙普

臣叨受寵榮致招殃咎昨縈疾苦全是困危承聖主之憫憐切加救療念微臣之衰朽難以扶持近者雖獲朝

參尚無氣力料茲病苦那得久長疑大限以非遥恨深恩之未報倘歸泉壤實負穹蒼臣是以斟酌物情體量時事令有合闕顧慮須至敷陳虔傾無隱之誠願固太平之業況國家山河至廣郡縣尤多寰中之文軌雖同塞上之干戈未息勞民動衆寧有了期歲久年深别憂生事防微遠慮必資通變之才定難扶危宜退謟諛之輩此時機務須藉正人去年强敵侵邉生靈受弊萬乘軫焦勞之慮千官無翊賛之功最是微臣偏懷愧恥即

目同僚共事無非謹審清廉唯於獻替之時並執謙恭之禮稍存緘默寧濟急須宜求抱義之人必有分憂之士臣竊覩工部侍郎張齊賢早居鄉曲流布令名開寶年中西京知府焦繼勳河南縣令盧振等當時同上奏章並以賢良稱舉從來履行本是真純後來御試登科遐方奉命親民涖事頗著廉平數年前特受聖知昇於密地公私識者盡謂當才不期歲月未多出為外任臣在鄧州日雖聞消息未測緣由日來微有傳聞或云奏

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
利害姦邪正直久遠方知如裴度為相之日正色當朝
捐軀佐國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而能黜退姦邪不避權
勢致其朋黨疾之如讐雖讒毀競生頻遭罷免而忠勤
顯著轉重功名平蔡州五十年賊臣並因裴度之功李
林甫居相位十七年不曾忤旨唯將諂佞自固恩榮黨
惡容姦承顔順意安禄山顯有悖逆並不隄防以至敗
國亡家皆因悖逆所致林甫既死斵棺棄屍況明皇帝

文武聰明唐朝英主良由委任非當為忠實多唯有用人不可不謹則知抱忠良者豈肯依違懷諂佞者唯思苟且若非察言觀行何以知見否臧張齊賢素藴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慮海經國之才堪副濟時之用伏乞皇帝陛下留居左右歷試艱難緩急之時堪期得力如當重委必立殊功臣所以潛貢管窺望垂
天鑒更希詢訪免誤安排冀分宵旰之憂同建久長之策臣之此狀特乞留中所貴全繫君恩免貽衆怒僭踰

之罪無以自逃端拱二年七月上時為太保兼侍中昭文殿大學士

上太宗論宰相樞密接見賓客

謝泌

臣竊見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宰相樞密並不得於本廳接見賓客以防請託有詔從之仍令御史臺宣布中外臣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書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疎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幾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

輔臣苟非接見羣官何以盡知外事若令都堂俟見則羣官請見咨事無時是大臣常須俟百執事於政事堂無解衣之暇古人有言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國祚衰季强臣擅權當此之時乃可為慮今陛下鞭撻宇宙總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日之謂也柰何疑執政為衰世之事昔孔光不言溫室中樹顧雍封侯三日家人

不知謝安石對客圍碁捷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密慎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況他人乎使非其人當斥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官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子心以待大臣展四體以報下之道也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上累聖德蒙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聽用雍熙四年三月上

上仁宗乞迭召中書樞密院臣僚坐論治

道　　杜衍

臣伏見中書樞密院之官是皆選自宸衷委之柄用領三事之職佐萬幾之劇古所謂坐而論道者也今乃每遇剛辰得親丹扆外朝始罷延英次對中覆奏行祗循常務以天下之大民事之艱恐非數刻之中可盡研幾之理欲望聖慈當清閒之燕送名中書樞密院兩府臣僚賜坐便殿一月之中只乞三兩次召對俾其極獻替之說酌古今之宜究治亂之源達幽隱之意上以

成好問之裕下以申納忠之誠庶明良之歌上下同體是故平時而論可明其體要之變臨事而辨或近乎游說之嫌以虞舜之明而云好察邇言以漢文之達亦曰無甚高論此實通國體用衆智之大端也至於米鹽之細務叢脞之末節如呈米麥布帛樣及呈押點馬諸宫扶車子百姓司庫子補試人吏之類此特有司之職事耳不當取決於宸斷宜詔所司科簡之庶其正小大之分適權義之中延納訏謨開益聖智提綱摠要叶大德之不官造膝虚

懷明為善之最樂臣猥以庸望輒罄愚衷干冒威嚴隕越無地景祐二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仁宗乞令宰相兼樞密使　富　弼

臣伏見自來兵機公事全委密院令邉鄙多故不同往時若無更張必有敗闕況事干治亂執政豈可不知文武二途自古一致臣竊觀周史宰相魏仁浦曾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臣今欲乞依故事亦令宰相兼樞密使所貴同心恊力各無猜嫌

共議安邊必能集事康定元年四月上時知諫院尋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宰相張士遜章得象參議之即不須僉撿

上仁宗乞省樞密院歸於中書

張方平

臣竊以朝廷政令之所出萬事之本原一就於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起於後唐權宜之制因循相承兵柄寖重乃與中書對秉衡軸至於分軍民為二體別文武為兩途宣敎並行議論難一事無任責更相顧望自

古為理患在多門况令二府之中豈盡材猷之士朝綱内弛邉事日生西戎北狄交有憑陵中夏之志財用殫窘百職曠廢此時廟堂之上豈容非才夫欲朝廷尊邉事寧其要在乎揀别大臣才不才而已矣陛下若去不才之人又復誰當進用若使晏安朝列容身養望者優游備位則勞臣益解體武士益離心玆事體大實在詳察謂宜講求利害稽復古制省樞密院歸於中書若又重於改為則莫若通樞密院之職事於中書見任樞密

使副才者留之不才者去之其諸房吏史且皆如舊措置施舍徐吏圖議是足以一政事之本重賞罰之權汰冗濫之負塞僥倖之望改而張之不傷體裁而成之不動衆陛下幸與一二宗臣舊老深圖此議有益於國顧斷自聖心行之慶歷二年七月上時知諫院尋降制以宰臣兼樞密使

上仁宗論宰相不進賢者為將來之資

孫沔

臣竊以直言指佞忠臣之亮誠革弊救時聖人之能事

古之士有負鈇鑕趨鼎鑊不避死亡之罪以回主上之心非不知愛身命保富貴身為安逸之計而奚取摧折之苦葢不敢以所損之小以忘所補之大也自祖宗有天下垂八十餘載其間正人直士未嘗以言廢者雖時犯顏獲罪要不過黜一官使居於外不踰年而已還豈有若古之伏法流竄而殞絶其身者歟景祐已前綱紀未嘗廢猶有感激進説之士觀今日之政以驗今日之事幾何不慟哭長歎息而反無人為陛下言者臣實恥之亦

不敢遠引高論唯以時之要務而陳之願少留宸聽夫州郡承風者吏也皆猥懦老耄縣邑稟令者牧守也皆昏𩟐罷軟制敕方下人咸以為不足信未踰月而數更奏請已行人咸以為不能久又隨時而改易利權反覆民力殫竭邉鄙久師而自敝戎狄伺隙以爭長事至危而陛下以為安人皆憂而臣下唯相目者何也由宰相多忌不能進賢者朝廷失策不能任正人之所致也先聖所以能致太平者求端方之士用諒直之人故臣之

姦佞無不知民之疾苦無不聞知則隨而去之聞則擇
而行之書諸史策不可備舉臣但見莊獻總政之年陛
下恭默之日有王曾張知白魯宗道李迪蔡齊薛奎以
正直迭居兩府曹脩古李紘劉隨鞠詠孔道輔以亮節
更任諫垣參用才智十年之間中外無大故然猶姦纖
僥倖閹寺威福未能悉去亦不為害景祐已後丞相呂
夷簡進當國政以承平可恃以功業可久連黜忠言幾
廢直道洎為使相出鎮許昌以王隨陳堯佐代其任才

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寖廢即歲罷免又引張士遜冠台席本非遠識致敗乃事戎狄始起於邊陲卒伍竊發於輦轂合轡徒行滅燭逃遁損威失體殊無慚愧尚得三師居第自奉盖執政不得人之效也豈不由丞相不進賢者為將來之資但用不如已者為自固之計故陛下思當令之才無若丞相之賢復名自大名再秉鈞衡於兹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西州將帥連敗北虜脅取無厭兵殲貨悖

天下空竭刺史守宰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嗟隆
盛之基忽至於此是由不能進賢退不肖為社稷大計
也今吏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恨不移
卿之疾在於朕躬四方義士一聞詔書有泣下者丞相
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弼所言陛下無不從所請陛下
無不行終始顧遇而未嘗少衰可謂宋朝得君一人而
已未知以何道報聖人至深至厚推誠篤信之恩也噫
庸常滿前誰階於此智慮未有居丞相之右者使陛下

祗有夷簡而天下無某人也設遂請老何人自代令天下士大夫皆稱賢才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天下士大夫皆謂纎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庇之也天下士大夫皆謂不才而陛下任之謂丞相不知朱之有也嗚呼天下重柄累聖相授豈可輕易哉夫貨殖之家有至寶之物猶當謹重扃鑰非博識者不得一覩豈可付之愚童騃吏終日戲玩不委諸地而毀之則盜斯奪之矣昔太祖以一旅興王業太宗以五路定天下真宗承經

營之策數十年間遂至泰寧何嘗不選用宰相與平章大政為萬世業若屋之柱石身之手足手足委墜心體未有得安者柱石摧朽宮室未有得久者宰相非才天下豈有得致治者也方今北虜伺患以兵壓境而取財西賊數勝以使結鄰而請和二方之情偽難知中國之興衰所繫加之民人疲弊政事隳雜此實朝廷非常之時非更張革變則不能至於治平也臣覩在位之意無巳然之見事急則錯置失宜既往則怡懌自若去歲北

戎有割地之請未及境而百役暴起晝夜不息遣將帥進官秩推轂輟衣委數十萬兵而遣之一日邀結舊好兵分勢解去無後慮將帥處於閒地不得一瞻天日之表示不復用兵何憂樂進退之易也如此今又聞西賊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此乃緩兵息民之一事耳若因此振綱紀修廢墜任賢使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當見於今日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也而丞相便為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

因病黙黙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别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若廌用賢才合天下公議俾士大夫厭服其心是失之於始而得之於終猶可寛天下萬世之責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不合已者舍之不順已者退之以柔而易制者升為腹心以姦而可使者任為羽翼以謟佞取人者為君子以愚懦無識者為長者使之在廊廟布臺閣上惑聖明下害生靈為祖宗計則必危為子孫計亦未可保於終若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林

甫復見敗於唐可不謹哉可不懼哉臣官為侍從班近清列緘默度日禁名可期何必多言自貽狂率上忤旨意苦論宰輔盖不忍陛下受隱晦之名丞相書姦邪之迹為後世所賤也臣又聞天子擇宰相必觀立朝之本末採多士之僉論臨大事而有守秉諒節而不回居外則有撫民之譽在内則有諍臣之風一日登庸萬方受賜落落然有大臣之器此庶幾得矣若循資次補亦丞相素為之地安肯拔賢才於不次哉在陛下察之謹之

況國家安危之勢在此一舉亦恐未有人為陛下如此言之也臣見數年前有論西北事者談兵畧者諂佞之輩必羣聚而非笑之觀方今之患非言者之過也竊恐臣今日之言亦前日之事也故非擺闔之辭離間之說悉士大夫有識之論也可以質於天地可以達於君親不愧於人不畏於後臣區區之心幸覩咫尺恥有見聞不盡愚忠雖異日為傾邪所害貶竄誅戮臣亦無悔伏望陛下念祖宗之基業奉社稷之威靈開日月之明

奮雷霆之斷永信任於忠良去敗亂之敝事克復昇平在於此日則天下幸甚慶歷三年正月上時為起居舍人陝西轉運使過闕

上仁宗乞延名大臣從容論議

張方平

臣竊見近日邊鄙兵興朝廷多務仰惟聖慮豈忘憂勞然逐日視朝御前後殿各不過數刻自兩地大臣以次進對急呈文書而罷至於論道經邦則未暇也今高秋氣清宮殿涼爽臣願陛下燕閒之際延名大臣從容賜

坐與之圖議天下之事則治亂得失盡在几席之上矣臣觀今天下之勢可與之安可與之危安危之勢願陛下力行之何如爾且帝之體如天之行健不息如日之高明然今深處宫禁自取蔽隔此陰沴諸變所以作也惟陛下特開睿鑒諒納愚衷慶厯五年八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仁宗乞令中書樞密院依舊聚廳議事

張方平

臣伏見宰相賈昌朝陳執中等乞解兼樞密使已降詔

允所請自古已來歷代之前三公之職無所不總國初
中書樞密院兩相兼領臣竊詳其時盖是後周世宗深
意欲合二府以復唐舊及范質等罷其職遂致事體兩
分謀議不一總於主斷實煩柄馭比以戎虜為患邉防
多警始命宰弼闗決機務國論粗合習方為常今疆埸
雖即漸寧戍守未能解備蓄北虜如蓄虎飢則噬人養
西戎如養鷹飽且颺去兩相既罷去此職退朝必更不
聚廳便如路人往來杜絶今雖有處分凡于軍國機要

及邊陲事宜令依舊同共商量施行又緣朝廷舉動惜

體中外人情易揺三邊忽有小虞兩地即須聚議便是

非常之事遠動四方之疑合固易離離則難合令聖恩

已聽昌朝等解罷使名即密院文書自不通僉諸房事

務亦罷呈稟臣愚以為其邊防奏報軍馬機宜依舊常

且聚廳每事並皆同議於後或有警急庶幾得以周知

倘值有事商量亦免動人視聽若或聖心採納乞特宣

諭施行慶歷五年十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仁宗論宰相擇賢材而久其任

何郯

臣竊以唐虞三代成天下之治為日曠久不敗者非其時之易治由其君在位久歷年多爾然不唯其君在位歷年之久抑亦由任其臣專且久也虞之賢臣皐陶為冠夏之賢臣伯益為首舜禹任之與之始終故能成至治湯得天下以伊尹為輔不唯其身任之及其子孫亦任之太戊之在位其相伊陟而已高宗之中興其相傅

說而已皆終其世而未嘗聞一易人焉所以能享其名周武創王業唯周名之用不唯其身用之及其後王亦用之所以能成其功漢高之取天下也以蕭何其治天下也亦以蕭何何之終繼以曹參亦不唯其身任之至於後嗣亦任之所以能大其業劉備之得蜀中晉元之得江左顧其業亦甚微矣然而能抗衡中夏延及數世者以任諸葛亮王導專久之致也唐太宗成貞觀之治非他也由其信房杜王魏長孫之篤而致也明皇致開

元之治亦非他也委姚崇宋璟之固而致也東漢李固杜喬陳蕃時君亦知其賢而用之然用之不能終爲邪險害之所以速衰危之患隋高祖平天下由其任高熲之功任之不能終以楊素承之所以無宏遠之業憲宗之平夏州破淮蜀由任杜黄裳裴度崔羣而致也任之不能終以皇甫鎛程异閒之所以復有叛渙之患凡兹歷代任人之要任之不厭其久未始不致治任之不保其終未始不致亂爲人君者必以是爲監則庶幾凛凛

三代之際矣後漢治郡縣司倉庾皆官之輕者然而尚

善其吏久而至子孫者為美況其任天下之事而欲朝

受命夕戍功未之有也伏惟陛下勵精致理擇賢為輔

自始即位及今所命二府之臣已數十人以三朝所任

人較之皆不若今之多也然而亟用亟罷不能持久其

遠者五七年次者二三年下者又不及之唯呂夷簡在

相位十數年中間兩罷而復用之李迪兩被進拜始任

之數月其再也才逾年杜衍之拜甫及百日雖進退用

舍聖慮所決必皆有為然而人情見陛下始用之不聞其盡賢既退之不知其有過其謂諸臣出入二府皆其常也但官重則可以補矣故近來仕至兩省官者人莫不皆有大用之望其望無他不過冀厚禄以温家族假官勢以榮子孫甚者謂一歷二府得書黄紙則以為榮此尤可怪也用二府之臣計非陛下苟用之必以其有稱天下之望者矣天下之人亦有望於諸臣焉自進用及今不累月而星變為異以前世之事為驗多謂於大

臣不利天道幽遠災異之發固不虛應然不必在於一端也竊恐傾危之士緣以為言或以遇有災異則固當罷免或以使避禍患則退自安全陛下或所持不堅一為浮言所移諸臣又將不安其位也今之任者既不能自固後之來者亦未必能安也若是則二府無一定之任矣二府無一定之任而欲議天下之治其無日矣人君有聖明之資可樂也尚孳孳勞於求賢者亦與之圖致治之具使功業成於當年名號榮於後世爾以陛下

聰明神聖其資於堯舜遠甚然在位僅三十年而政理文采未暇浸淫於漢唐之間由任大臣不久而人為茍且之計也夫國家之弊莫大於人臣茍且況大臣乎今日任大臣者可謂弊矣伏望陛下懲既往之失而圖將來之得其於二府大臣也必知其賢然後用之既用之必使久於職焉既久矣必待之以勿疑焉審處此數端曠日歷年而責其成功人雖中材茍陛下信任之固必將勉強為陛下宣力而講長世之謀況任得賢材而又

久則堯舜之治無難及矣皇祐二年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仁宗論狄青為樞密使　　龎籍

臣聞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錫金帛不用為樞密使曹彬平江南擒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汾晉北有幽薊汝為使相那肯復為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嶽輕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也青奉陛下威靈殄戮兇醜克稱聖心誠可

褒賞然方於延釗與彬之功不逮遠矣若遂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冠盜之警不可前知萬一他日青更立功欲以何官賞之且樞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何罷之不若且與移鎮加檢校官多賜金帛亦足以酬青功矣

皇祐四年六月以狄青為樞密副使左司諫賈黯言臣伏見國初武臣宿將扶建大業平定列國有忠勲者不可勝數然未有起兵閒登帷幄者今其不可有五四夷聞之有輕中國心不可一也小人無知風聞傾動翕然嚮之撼搖人心不可二也朝廷大臣將恥與為伍不可三也不守祖宗之成規而自比五季衰亂之政不可四也狄青雖材勇未聞有破敵功失駕御之術乖勸賞之法不可五也皇祐五年五月又以青

為樞密使舒時為宰相上此奏

上仁宗論安危之幾在於命相

馬遵

臣每讀唐書見宰相崔羣對憲宗論開元天寶中事未嘗不廢卷而歎以為知言其畧曰安危存亡繫所任明皇用姚崇宋璟張九齡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理亂

自此已分矣其切至明白如此豈不謂之知言乎盖人之用舍存乎前國之安危係乎後譬猶養身常須畏疾不可以覺痛之日始為受病之辰當審之厥初也竊聞弼臣累懇求退或慮聖慈重違其請則別須求之以付大柄令山摧別都之鎮日食正陽之朔大異仍見多事可虞伏望陛下深惟三聖基業之大四海生靈之廣采中外之公議斥左右之私言鑒開元天寶之理亂戒林甫九齡之用舍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間不容髮雖悔何

追陛下擢臣冗職之中任之以言事之責日夜惟念無以補報若煩碎迂濶之論不敢上煩天聽惟中書政本命相用人最為急務與其後時而悔不若先事而言在職所宜雖死無恨惟陛下留神省覽則天下幸甚至和元年

三月上時為言事御史

上仁宗論諫爭乃大臣之任　馬　遵

臣聞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盖左右前後丞弼之任故傳曰公卿比諫漢制國有過則三公得通議之故平津

俟不肯面折廷爭汲黯數之且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唐太宗與房魏王珪輩議事十數往返歸當而後已故能成太平李絳欲論采擇一事同列李吉甫曰此嗜慾閒事難言從它諫官上疏絳曰此難事豈可推與諫官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何事而不可得論也管仲曰大臣持禄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害霸也然則自古諫諍乃大臣之任不獲已而後至於言責之人盖事有本末勢有先後

若大臣不能正之於前而使小臣救之於已然之後其難易不侔也又況王言如絲出而漸大國令如汗下而不返乎以此見言責之難為也且為忠臣不若良臣用直諫不如諷諫若無益事實自取空名豈愛君憂國之人哉伏惟陛下容覆如天地照臨如日月言無不從事無不察然猶並列臺諫以廣耳目此堯舜禹湯之用心也其如事關近司禁防甚密先事而言或謂之輕發後時而議則謂之已行空言雖多成效甚少有臺諫之名

無臺諫之實甚可惜也臣愚欲望陛下清閑之宴召對執政大臣以堯舜君臣相戒敕之義丁寧宣諭今後事有未便理有未安或踰祖宗之制度或失先王之典禮並須再三執奏不得一切奉行以歸當為限如此則諸妖不能勝德大和可以致祥萬事不隳太平可致臣以言事名官不以全責自歸而敢扳援大臣者豈為自安之計哉蓋古義如此時事當然臣言雖輕於事甚切惟陛下財擇臣不勝皇恐待罪之至至和元年上

上仁宗乞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

范鎮

臣伏見周制冢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判度支然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而欲陰陽和風雨時家給人足天下安

治不可得也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寛大副陛下憂勞之心此非使中書樞密大臣躬親繁務如三司使之比直欲令知一歲之計以制國用爾至和二年四月

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罷狄青樞密之任　歐陽修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

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獨能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人主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唯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於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於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其故何也蓋其事伏而未發言難於指陳也臣切見樞密使狄青出身行伍號為武勇自用

兵陜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溥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謂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葢因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内出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悦慕又加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畧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

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
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
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恩信撫我青之恩信
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
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
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
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
已而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禍者矣為青計

者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人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傳說以為常談矣而唯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叛者倉卒之際為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為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唯願陛下蚤聞而省察之爾如臣愚見則

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為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為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蚤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則其誠節可明永保終始

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閫外議喧沸而事係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至和二年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仁宗乞罷百官郊迎宰相仍許私第見客

范鎮

臣伏覩御史臺告報百官立班郊迎宰相文彥博富弼者誠隆禮也與夫隆之以虛禮孰若推之以至誠任之以實權自陛下用文彥博富弼為宰相中外皆謂得人

然近日有詔兩制臣僚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宰相是不推之以誠不任之以權而以郊迎虛禮待之也伏乞罷百官郊迎而令兩制百官復得就第見執政以訪天下之事而以達陛下之聰明則御大臣之術兩得之矣

至和二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修言自令兩制以上非因公事不得與執政相見及不許與臺諫官往還如有公事許就白於中書樞密院鎮上此奏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兩省兩制官不得與兩府大臣相見及臺諫往來大臣非休假不得接見賔

客

馬遵

臣伏覩近制兩省兩制官非公事不得與執政之臣相見及臺諫往來兩地大臣非休假不得接見賓客徒彰陛下有疑臣下之名而實無益於事已曾論列未奉指揮臣歷觀前代以及漢唐之盛小大之臣往來相見並不曾有禁止之文唯唐德宗之時朝政多僻臣僚或相過從多令金吾伺察密奏故宰相不得於私第見客徒示猜嫌無補奉天之難及憲宗英斷不疑委任裴度遂

除其禁得延英俊卒立淮西之功乃知馭臣之體在於明聽斷而不在於設防也陛下聖明必照此理若謂新制已行未欲便改臣請以先朝故事言之淳化二年用右司諫王禹偁奏請令兩府大臣不得於本廳見客以防請託時有左正言謝泌上疏極陳其不可太宗覽奏即追前詔並令如舊乃知事苟未便何憚而不改邪切緣此事本為大臣若非陛下特賜指揮中書避嫌重於奏覆伏乞蚤賜聖斷以釋中外之疑嘉祐元年上時為右司諫

上神宗論富弼入相久謝病不出

范純仁

臣聞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則君之倚良臣猶人之須手足也手足不可舉則無以為人大臣不任事則無以為國故虞舜作歌戒其臣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是股肱之臣喜於任用則元首之德日以興起也陛下即位以來審求輔相冢宰之位闕已踰年近得富弼委之大柄四方士民莫不鼓舞以謂聖主既得賢臣則德澤日新

太平可待而弼登用以來屢以舊疾謁告入則隨衆循

舊不欲有為退則謝客杜門罕通人事雖陛下丁寧宣

名而弼終未樂就職切以中書政事日有萬機朝夕之

間贊襄是賴在陛下萬乘之尊尚以宗廟社稷之重惟

日孜孜旰昃不暇而弼乃以養痾自便處之晏然臣逸

君勞於義安忍或以謂陛下待弼恩禮雖厚而誠有所

未至用弼雖重而任有所未專使弼不盡其才所以鬱

鬱失職而迤邐求去也以臣思之竊謂不然且弼起自

布衣仁宗擢為宰相先皇帝暨陛下以為宿德元老四方士民望弼為賢臣碩輔在弼報稱之義自應如何況陛下懼災求治之時而弼位居冢席君臣之際不宜形迹當自任以天下之重盡陳其所欲為必曰方今何事可憂何人可任何利可興何弊可革何者為先務何者宜緩行然後審陛下用捨之意而弼之去就自明何必黽勉婞阿自為卷縮是非不欲明辨進退不敢顯言苐且移疾於家使人主厭於容養然後翻然決去方為善

諛者哉臣必慮弼惑道家全神養氣之言狥曲士忘名忌滿之節不以天下之重易其愛身不以萬務之衆妨其養性恤已則深於恤物憂疾則過於憂邦但能早退自全即為明哲之術殊非聖人朝聞夕死之義而弼以為得此又弼之過計也且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則是朝之老成過於典刑之重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則是人臣之分不以一身為恤也今弼若遁遯遂去則致陛下有不用老成之迹弼亦有不能竭節匪躬

之名不用老成則於聖德有虧不能匪躬則於臣節無取弼之處身致主兩皆失宜而望儀刑四方表率百辟難矣臣又自念弼與先臣素有契義在臣當有忠告之言而以待罪諫垣不敢私通書謁伏望聖慈將臣此奏宣示弼如臣妄詆大臣則乞重行貶責如臣言為是則弼宜恐懼修省不可更如前日倚疾自便速當靖恭厥位同寅戮力竭致主安民之慮講興治補弊之術延訪多士採擇羣才上以副陛下倚毗下以副士民屬望使虞

舜之賡歌不獨見美於前世微臣不勝大願

貼黄聞弼以足疾迎送有妨不見賓客則將何以詢訪事幾別識人材竊計弼雖在家養疾不過安坐静室賓客既知弼有足疾必不責其迎送之禮若只坐與之語於弼有何所損亦乞聖慈宣諭此意熈寧二年上時為知諫院

上神宗論大臣皆以利進　陳　襄

臣竊聞已有制命除韓絳樞密副使兼參知政事絳以

才望序遷固未為過然朝廷所以用絳之意似乎不厚矣陛下始用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為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制置三司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遷為丞相而絳又領之曾不數月今又以絳參預政事則是中書選任大臣皆以利進自古至治之朝未有此事也書曰茲為三公論道經邦爕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此輔相之任也太戊之興也則有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乂王家高宗之興也則有甘盤傅說而商

祀配天成王之立也則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興作禮樂遂致太平之功不聞以利責之也唐憲宗剛明果斷能立事功以藩鎮漸平肆意侈欲程异皇甫鎛探知其旨以誅剥財利說之故憲宗獨排物議而以异鎛為相裴度素所親信雖極言論列終亦不悟季年昏惑曾庸主之不若信乎利之蔽人也如此君人者之所任與其所好足以為戒矣今陛下執政之臣凡以利進者三人矣雖聖德高明不足以致惑亦不可以不謹也臣欲乞罷

絳參知政事今後中書選任大臣必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而不得以利進如陛下不欲追寢已行之命即乞將制置條例司與青苗補助之法只歸三司及責之守令相度施行庶不害於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

熙寧三年四月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六